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陰陽夢 第二回 京都役

且說魏進忠心裡自付道：他兩個是有錢的主兒，進京時，相識又多多的。俺只是一雙空手，日後倘然怠慢我起來，身在異鄉，那時進不得退不得，教我如何處置。俺如今只說去不得，若是他們畢竟要我陪去，就好人頭了。須要斷定，久後扶持我便好。今口說得破，省得後邊有閒話。便對兩人說道：「兩位老哥進京做事，小弟卻去不得。」李貞道：「三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如何說去不得？」進忠道：「小弟一則手裡乏錢，二則在京沒些事，日常動用，雖蒙兩位見許，哪裡周全得許多。咱也自覺得臉上沒趣。」兩人道：「魏大哥如何說這話？我們在神前立過誓的，『患難相扶持，苦樂共相守』，哪敢相忘這句話兒？且進京去，甘苦同受，自然安頓你的。」進忠道：「既承兩位老哥吩咐了，小弟只管相陪去便是，料必不使小弟落莫了。」三人收拾行李包裹，僱了三頭騾子，即便離了涿州，一徑望北京城來，但過村坊鎮店，買些酒肉面飯吃。不甚辛苦，也不熬淡。進忠沿途小心謹慎。李貞、劉嶠甚是喜歡。行到武清地面，日色銜山，投宿旅店。三人下了牲口，卸了行李，安頓客房。趕腳人自去喂著騾子。店家孩子端著盆水進來。進忠、李貞、劉嶠都洗了臉，撲掉了身上塵土。李貞、劉嶠在堂屋裡坐下，進忠自己一個走將出來，到門首問店主人：「咱們路上辛苦了，要些好酒吃，不知這裡可有嗎？」店主人道：「這鎮上哪討得好酒，須要進城去。有好易酒、豆酒、細花燒酒、蘇州三白酒、金華老酒、徽州白酒。」進忠道：「這裡到城裡去有幾多路程？」店主人道：「不遠，止有二三里。客官們要吃什麼樣酒，待俺家孩子們去買來便是。」進忠暗想道：「我如今正要他兩人提拔，一路都用著他的，吃著他的，進京又要靠著他的，趁今日冷淡時，做一個小東道點景兒。」便從腰邊囊袋裡，取出一塊銀子，有二錢來重，遞與店主人，悄悄地教孩子去買些好酒，宰了一隻雞，切下一大盤牛脯，整備了端進客房裡來。李貞、劉嶠見了口裡不說，心裡怪道：「太費事了。」進忠是個乖巧人，見貌辨色的主兒，便道：「小弟多虧了兩位老哥挈帶。這杯薄酒，聊表我這點心。兩位老哥，寬懷請三杯。」兩人道：「我們原說過不要費你一毫的，怎麼又是這等費事起來，反教我們不安了。今後再不要掛念，才見得仗義的弟兄。」進忠道：「實不敢相瞞，小弟也只好這一次奉敬了。」三人盡興暢歡。

隔壁客房裡也在那裡吃酒，彈動三弦子，唱起《山坡羊》：

風兒疏喇喇吹動，雨兒浙零零風送。雨兒淒楚風兒橫，繡幕中燈兒一點紅。

燈兒照破人兒夢，夢繞巫山若個峰。朦朧徘徊兩意濃，匆匆歡娛一霎空。

你說這個客人是什麼人？是管皇城的何內相的家人，叫做何旺。差他到保定去公幹回來的，也是個好玩耍、極風月的，隨身帶著吹彈的物件兒走。魏進忠聽得，便技痒起來了，心裡道：我的本領高似他幾分，這裡不賣弄，哪裡去賣弄啊。便走出房去，向那店主人借提琴管，也彈唱起來，引動各房的客人，又許多掌鞭的，及那外邊鄰舍的人，齊齊都來聽著。都喝采道好。那何旺便掇起心頭火一盆，一則倚內相的勢，二則乘了些酒興，三則本京人慣要藐視外路人的，大喊道：「掃我的興！」就大發作起宗。摩拳擦掌，尋鬧廝打。那魏進忠原是個無賴，平常要生事，不肯讓人的，便要交鋒對敵，只因看的人多，都來勸解，兩邊不得著身。北方人最是鯁直的，都道：「何管家不是，明明是欺侮魏官兒。」進忠是個大奸大詐的人。看見眾人這等抱不平，自家能再不開口，只說「自有列位這等公道話兒，咱何消辯得」。那何旺聽見眾人這話，□分威勢，早已倒了七八分。

李貞、劉嶠二人心裡想道：「我們正要進京相交人的，豈可惡識了他。」上前對著何旺拜個揖道：「老管家，不要著惱。這是大家在客邊取樂，歇過一夜，明早各自從東從西去了，有什麼爭不明的田地，撐不開的船頭。待我們篩一壺酒來，同老管家坐一坐。咱也胡謔一隻曲兒，與老管家聽著何如？」雙手扯這何旺到自己客房裡坐著，撇過了殘肴，重新去買辦好一桌飯來，滿滿斟杯酒兒，送與何旺道：「老管家寬懷，請一杯。」這何旺倒覺滿面羞慚，就下個大禮，請罪道：「列位爺這樣高品，小的有眼不識泰山，望乞寬恕。」這個何旺也是個直漢。店主人也來混做一堆，飲酒唱曲，你唱我奉酒，我唱你奉酒，歡天喜地倒做了個好相識。

直吃到半夜一齊都醉了，次早都爬不起來，直睡到晌午，還是中酒的。兩邊不捨得分手，又住了一日。那何旺道：「昨夜小的得罪了，反又擾了三位。今日備個小東兒奉答。望乞三位爺不嫌棄在下，要求寬坐一坐。」李貞道：「雖承老管家盛情，但是我們三人獨破費老管家一人，萬不敢當。」何旺道：「在下不揣分，先叨擾了三位。就這杯薄酒兒，哪裡償得這衝撞列位的大罪？」店主人盪過來道：「俺也搭一分請三位，攪做一家，快活吃三杯。」

是日，又吃到半夜，極其盡歡。何旺在酒席上搭話道：「敢問三位進京貴幹？」李貞道：「咱們是結義的弟兄，勝似同胞的一般，都要進京討個出身，做些勾當。」何旺道：「京中有相識嗎？」三人答道：「相識雖有，不知他情分如何，又不知我命運如何，這都是料不定的事。」那何旺道：「不敢動問三位，到京中行哪一道圖取功名？」李貞道：「咱原是文墨道中，善作詩文，胡亂寫幾家字兒。」何旺道：「這個極行得通，要取功名，是不難的。就是俺爺也要請一位代筆的。待小的回去對俺爺說，倘或相請，也不可。劉爺行哪一道？」劉嶠道：「咱原是世蔭武科，因觸忤了上官，坑我閒住，無聊之極。進京別圖一個小就，混過日子罷了。」那何旺道：「如今建酋作亂，一發得用著。待在下稟俺爺，送到兵部收用便是。」又問到進忠，進忠道：「咱一無所能，家貧人陋，只為奉陪二位進來，我並沒有什麼指望。」那何旺道：「看老哥這個相貌，決不是個下等的人，須要待時而動。不知三位進京寓在何處？在下好來走動走動。」李貞道：「這也定不得，且到裡面看光景。」何旺道：「在下斗膽有一言相告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李貞道：「願聞見教。」何旺道：「三位進京，且不必尋下處。俺爺所管的皇城西華門內兵仗局，極寬敞，房屋甚多。待俺稟過爺，竟在裡頭住便了。」三人聽他這樣一說，不勝歡喜，一齊叩謝道：「我們全仗老哥引領。見了何公公若得見納，不敢忘犬馬之報，就與老哥至親骨肉一般。」

那何旺便一路同伙回京。先留三人在自己家裡住下，安頓了行李，吃了酒飯，然後自去見家主何內相，回復了差去公幹事情的話。何內相道是何旺能幹事，心中喜他，問道：「一路行來有什麼新聞嗎？」何旺道：「路上平靜，並沒有聞見。只是何旺遇得三個有義氣的漢子，他們進京來圖些前程。這三個人據小的看來，老爺都是用得差的。他因人生路不熟，隨著小的來，如今還不曾投下處。」何內相道：「你說好，便是好的了。查有空房子，且與他們住著，過幾日你引他來我看。」何旺道：「小的想到兵仗局無人看管，房屋又多，可放他住著，早晚照管也好。」內相道：「就著他住便了。」

何旺回家來，遞了這些說話，李貞三人大喜，感激這何旺，便擇個好日子搬進局去。何旺預先教人去打掃，裝修停當了房戶炕灶，又辦些動用的傢伙什物。一切完備。這都是何旺極力周全，三人現成住著。朝夕一應事體，何旺時時來看管。

過了□數日，何內相訪知李貞有文才，留做館賓。一概往來書札，掌記代筆，日逐閱歷邸報，因此熟諳內外縉紳仕途宦績。那劉嶠也善能迎合何內相的意旨，出入何內相家，教習騎馬射箭。這兩人存住身了，只有魏進忠不尷不尬，京中遊蕩，沒處著落。李貞、劉嶠供贍他衣食，一意相好，並無片言。一日二人商量道：「魏大哥豈可使他不了不當，我們積攢得些銀兩，再央何掌家去借貸些，買一個衙門頂首與他，可完全了結義之情，又成就了終身之業。」

二人算計已定，夜間只等進忠回來，當面與他計議。進忠甚是感激，便道：「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鮑叔。多蒙二位老哥成全，我何以為報！」兩人極力措處。恰有禮部一個長班窩子，要賣與人，便央何旺去說合，買了頂首。進忠極是個乖巧奸猾的人，假意小心奉承，上官極喜他，凡百事，聽著他的言語。一舉動，詐著人的銀錢，整日吃酒作樂，倒覺興頭似這兩人了。在衙門裡極會播弄，詞訟中廣使神通，正是：

翻手作雲覆手雨，紛紛輕薄何須數。

甚是胡行亂法。畢竟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